



白话《续清凉传》

宋 张商英 撰
今 苏西坡 译

卷下

《传》写成后，派人用锦囊包裹了一本，附带疏文一篇，于八月二十八日，送到真容院文殊像前。

疏文说：

近者亲诣台山，获瞻圣像，慈悲赴感，殊胜现前。庆云纷郁于虚空，宝焰荧煌于岩谷。同僧祇之队仗，不可说之圣贤。大风昏霾，愈彰瑞相；赤壁峭绝，更示真身。商英直以见闻，述成记传，庶流通于沙界^①，或诱掖于信心。使知我清凉宝山，眷属万人之常在；金色世界，天龙八部^②之同居。叩梵宇以赞明，冀导师之证察。

僧正省奇召集僧众八十余人读完疏文后，菩萨殿里忽然出现金灯四十余遍。

商英想应该有拿来供奉之物，于是自塑泥像一尊，趁十一月出巡按察民众的机会，于初八日，送像到菩萨前发愿，其文曰：

一切处金色世界，真智所以无方；东北方清凉山，幻缘所以有在。无方，则一尘不立；有在，则三界^③同瞻。我是以投体归依，雨泪悲抑。伏念：商英昔在普光殿内，或于大觉城

东,一念差殊,四生流浪,出没于三千刹土,缠绵于十二根尘^④。以往善因,值今胜事。荷刹那之方便,开无始之光明。揣俗垢之已深,恐慢幢之犹在。托之土偶,明此愿轮。三界空而我性亦空,孰幻孰妄?十方幻而我形亦幻,何异何同?伏愿菩萨,摄入悲宫,接归智殿,起信足于妙峰山^⑤顶,资辩河于阿耨池^⑥中。誓终分段之身,更显希奇之作。

读完愿文,殿内现出金灯三盏。天下大雪,雪停后,五色祥云遍空。到傍晚时,清辉阁前、罗睺殿左右现出银灯十四盏,黄嵬岭上现大白光三道。第二天,五色云从辰时到申时,一直盘绕着不散。夜里又下起了雪,商英祝告说:“昨天所现的银灯光焰微细,与六七月时所见的的不相符合,难道是商英有什么邪恶所招致?还是圣贤的变化也有春夏秋冬的不同?曾听说诸佛诸大菩萨身上的佛光遮蔽映照,魔宫也好象墨聚起来那样黑,如果随着季节不同有小有大,那么一部大藏教就是虚假妄言。”说过这话,阁前雪中现出以前所见大金光三道。商英就踊跃拜辞说:“大雪现灯,不是我所请求的。”下令打开菩萨殿取纸墨,将刚才所见到的续写在后面。开殿以后,爱慕不能自己,又祝告说:“我在本路为官,倘若不被罢免,明年五六月就可以再来一次。很想再一次瞻仰光相,满足愿望后再离开。”过了好大一阵,在阁前又现出大金光四道。

第二年夏六月,因为并州大旱无雨,到五台山祈雨,顺便安奉罗睺菩萨圣像。乙巳日的早晨,到中天阁,东南林麓忽然变成金色,有青色赤色的光竖直而起,鲜明夺目,过了一个时辰后才隐去。太阳落山时登清凉山,看到菩萨骑狮子之像的五色异气。丙午日到真容院,以足够的威仪迎接所要安置的罗睺像。快到寺门前时,报告消息的人说:“殿里的灯将要现了。”在拜谒菩萨,瞻仰圣容以后,菩萨头顶上的宝盖忽然

明朗起来。主殿僧说:“这个大殿里幡盖无数,掩蔽十分稠密,而顶盖最高最隐秘,怎么也看不清楚,如今灿烂成这样,这是从来没有过的。”这天傍晚,东台到罗睺殿左右,现出十余盏大金灯,上下往来,有的以时辰移动,有的以时刻移动,有的好长时间才移动。丁未日,到菩萨像前告白说:“《华严经》里,有世尊八处放光表法,现在这光如果是法性所本有的无相之光,那么看不到,商英也不会怀疑;如果是诸佛果德圆满之光,让人可以看到,那么希望能够示现。”于是,顶上宝盖忽然通明,从孔洞的缝隙里流着光,向四处进射。一会儿,襟领间、如意间都各放宝光,烨烨闪动。又在殿前现出金莲花叶,灯焰交辉,开合无数。这时,远近僧俗有上千人云集,叫他们都来看,众人欢呼震动,感动得流下眼泪,各各叹息着说:“从无始以来,我们的罪孽深重,请从今日开始,改正过去,修行来生。”

戊申日,到中台时,太阳就要落山了,四围之山已经黯黑。忽然有道异气横跨北台,山好象被一道白光刻划,那道光有十丈长。众人欢呼说:“银桥出现了。”商英说:“不是,这只是白银阶道,圣贤出游时脚下所走的路。”一会儿,现出宝灯一盏,分为二盏。此时,有游方僧十数人已回到台上的屋子里睡下了,叫他们出来看,众僧跪在地上叩头念佛。商英说:“此处还应该有三盏灯。”各各谛观良久,三灯一齐出现。商英取出《续传》指给他们看,说:“我去年所写的,好象东方心宿,难道是妄语吗?”

己酉这天,太原金判钱景山和经略司管勾机宜文字邵壘,来东台会合。而这时,商英已回到真容院。于是,派人去招呼二人回来,二人说:“刚才已在东台见到圆光、摄身光,但是没有看见圣灯。”这天晚上,就给二君祈请圣灯,让他们观看。庚戌这天,住在佛光寺。祥云异气,缤纷无数。辛亥日去

秘魔岩。在离秘魔岩三里远的地方,有道直光出现。到秘魔岩后,那里的卢舍那佛面门放光,照耀满殿。初夜时,在层崖间现出大金灯五盏。第二天出岩时,在空中现出金桥一架,此桥不依山谷,不依云气,不借助日光,横空出现,黄润如真金颜色。呜呼,在出生处出生,在入灭处入灭,如果不是大幻善巧方便,又谁能做到这种地步呢?这次出行,既是因为天旱祈雨,在山上三次祈祷三次应验,但都是很短一会儿时间,就雨住云收。癸丑这天,回到代州,大雨下了整整一天,将要干枯的禾苗变为丰收的年景。商英就将此事向皇帝奏告。大略云:

臣近以本路亢旱,躬诣五台山文殊像前及五龙池,祈求雨泽,昼夜所接灵光宝焰、殊形异相,赫奕显耀,莫可名状。是时,四方僧俗千余人,同共瞻睹,欢呼之声震动山谷。已而,时雨大降,弥覆数州。臣之始往,草木萎悴,农夫愁叹。及其归也,木麻莽菽,青绿生动。村落讴歌,指俟大稔^⑦。此盖朝廷有道,众圣垂佑。有司推行诏条,布之于名山异境,其应如响。勘会五台山十寺,旧管四十二庄,太宗皇帝平晋之后,悉蠲租赋,以示崇奉。比因边臣谩昧^⑧朝廷,其地为山荒^⑨,遂掠夺其良田三百余顷,招置弓箭手一百余户。因此逐寺词讼不息,僧徒分散,寺宇隳摧。臣累见状,乞给还,终未蒙省察。臣窃以六合^⑩之外,盖有不可致诘之事。彼化人者^⑪,岂规以土田得失为成与亏?但昔人施之为福田,后人取之养乡兵,于理疑若未安。欲乞下本路勘会,如臣所见所陈,别无不实,即乞检会累奏,早赐施行。

虽然这样,那菩萨大士以十方三界为一毗卢遮那座体,而商英以区区数百顷田产来褻渎他。这志趣也实在太小太低了,不也可叹吗?

注释:

沙界:意谓恒河沙之世界,即指无量无数之佛世界。《金刚般若经》大八·七五一中):“诸恒河所有沙数佛世界,如是宁为多不?”

天龙八部:“天龙八部”是佛经中常见的“护法神”。分别为:天、龙、夜叉、乾闥婆、阿修罗、迦楼罗、紧那罗、摩睺罗伽。诸天和龙神为八部众的上首,故称。天,包括三界的诸天;印度人称“龙”为“那伽”,形态与中国土生的“龙”略有区别,似是摩竭鱼(鲸鱼)与中国龙的混合物。佛经上称“龙力不可思议”;夜叉:勇健、轻捷,如守护佛寺山门的执金刚夜叉;乾闥婆:意为“寻香”,吸香气为食,从属于天帝释,能凌空作乐;阿修罗:意译为“非天”,身大好斗;迦楼罗:居住在四大洲大树上的金翅鸟神,双翅展开有三百多万公里;紧那罗:歌神,帝释属下,似人而有头角;摩睺罗伽:大蟒神,人身蛇首,乐神。《卢至长者因缘经》谓:“尔时四众,天龙八部,四众围绕,王及大众,五体投地,为佛作礼。”几乎每部经都有类似的场面。清·龚自珍《己亥杂诗》之八一:“遥知法会灵山在,八部天龙礼我言。”

三界: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欲界是有淫食二欲的众生所住的世界,上自六欲天,中自人畜所居的四大洲,下至无间地狱皆属之;色界是无淫食二欲但还有色相的众生所住的世界,四禅十八天皆属之;无色界是色相俱无但住心识于深妙禅定的众生所住的世界,四空天属之。此三界都是凡夫生死往来的境界,所以佛教行者是以跳出三界为目的。

十二根尘:六根与六尘之并称。色之所依而能取境者,称为根,乃认识对象之器官;根之所取者,称为尘(亦称境),乃所认识之对象。六根即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;六尘即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。根尘二字并举,犹如主观、客观之并列,含有相依又相对立

之意。六根六境合之,称为十二根尘。

妙峰山:即须弥山。系佛教宇宙观中,耸立于一小世界中央金轮上之高山。在禅林中,用“妙峰”一词形容超绝一切言语、思惟、情识分别之绝对境界,即指本分安住之处,称为妙峰孤顶、妙峰顶、孤峰顶上。

阿耨池:即阿耨达池。(地名)在赡部洲之中心,香山之南,大雪山之北。周八百里,金银琉璃。颇黎饰其岸,金沙弥漫,清波皎镜,八地菩萨以愿力之故,化为龙王,中有潜宅,出清冷水供给赡部洲。见西域记一。按喜马拉雅山之佛母岭,高出海岸一万五千五百尺处,有一湖名玛那萨罗华,即阿耨达池也。

俟:等待。稔,丰收。大稔,即丰收年。

谩昧:欺骗、欺瞒。

六合:天、地、四方,称六合。也用来指天下。

化人:佛示现,化为人身,称为化人。

附传

《续传》发行后,因信仰而来游山的人,发自诚心,没有不得到感应的。元祐四年二月,本路(河东路)都总管司走马承受公事刘友端,在罗睺殿前雪中祈祷,出现金灯,一分为三,其中一盏跳跃而上。五月末,转运司勾当公事傅君俞,在中台祈祷,出现圆光五、摄身光一,清辉阁前,雨中飞出金灯一盏。经略司准备差遣潘璟,在清辉阁前松林中祈祷,出现白光三道,直上空中,万菩萨仪仗罗列,金色狮子起劲游戏,金殿一座,圆光三道。圆光中化现佛头,好象从地中涌出的样子,还有菩萨骑狮子像一个,白衣观音一个,金桥三座,银灯一盏,而往来八次。金灯三盏,明了又灭,共十五次。潘璟自认为家里三代人供奉罗汉,他一生以医

术济人,而从来没见过罗汉药王的形容,就默默祈祷。走到金阁寺时,空中现出大金船一艘,船上有好几百个罗汉,有行走的、有站立的、有行礼跪拜的。又走到藏头,看见白云从西而来,药王菩萨立于云端,头上戴着方形的冠冕,身上肥袍大袖,黑腰带黑鞋。大凡潘璟所见特别多,而且奇异,不能一一记下。

六月末,僧人温约从京城来,布施金襴袈裟并送皇宫里边的香来。监镇曹諝,早晨到菩萨殿焚香之际,殿前的长明灯上忽然吐出大金光,好象车轮一样,飞照殿中。经略司勾当公事李毅,侍奉他的母亲和阳曲县尉江沅的母亲王氏,来游台山,祈祷后,出现圆光、摄身光、直光、金灯等。李毅写信来说:“今天,我知道了《续传》所记不是虚假的。”资政殿学士河南知府李清臣听到后说:“文殊与释迦牟尼,称呼不同,其实是一体的,虽然已经成为古佛,与天地同寿,遗迹垂化还是这样的婆婆心肠。”龙图阁学士本路经略安抚使曾布说:“曾布过去曾带领部队转移广东,途中游庐山天池,登文殊台,当时,大风振动林木,咫尺之间,昏霾不辨道路,灯烛火炬都熄灭了。而向山下看,莽莽苍苍中金灯四出,或远或近,或大或小,或隐或现。到半夜疲惫睡觉时,还有未熄灭的。然而大风不能吹灭,昏霾不能掩盖,如果不是菩萨大光明有不可思议之无量神力,哪里能这样呢?因为顾虑说出来难以令人相信,所以不敢记下来给人看。等到看了天觉(张商英字)的《续清凉传》,那我的所闻所见就不为怪了。”有人对商英说:“邪魔外道的波旬,大力鬼神,山精木魅,都能为光为怪,你为什么这样诚实地相信呢?”我回答说:“你所说的光怪,有的是道果就要成就,现出来试验的,有的是正法就要胜利,跑出来阻拦的。现在我和众人看到的,决然没有用来导致光怪的东西。你还有

什么疑惑呢！精进精进，损之又损，运木勺于粥锅，乃吾曹之常分。”

又述《二颂》有序

商英和汾州西河宰李杰一同拜谒无业禅师塔。可惜塔已破烂不堪，我们俩一起整修完好。不久，塔就放出光来。又梦见受到无业的从容接引。醒后读他的语录，见无业问马祖西来心印，马祖说：“大德你真正胡闹，去吧。”无业离开，马祖呼唤说：“大德。”无业回头，马祖说：“是什么？”商英因此豁然省悟台山所见，于是作二颂曰：

其一

四入台山礼吉祥，五云深处看荧煌。
而今不打这鼓笛，为报禅师莫放光。

其二

是什么？是什么？罗睺殿前灯似火。
不因马祖唤回，洎被善财觑破。
毗岚风急九天高，白鹭眼盲鱼走过。

附录 一)

书《续传》后

侍其瓘

供备库使同管勾河东沿边安抚司公事侍其瓘，元祐五年守祁阳，那时，提刑张公（商英）行部经过祁阳，拿出他所续的《清凉传》给瓘看。这是张公以前在河东任提点刑狱公事时，记载五台山文殊菩萨化现之事的。所见非同一般，实在是耳所未闻，目所未睹。我再三阅读，自恨没有得到方便机会去瞻礼圣境，然而惓惓之心在睡梦中也没有忘记。一次，梦见高塔前有几个紫衣僧人拜礼，传呼菩萨出现，我跟从他们瞻望。醒后，认为是精神思虑所致，默记于心。这一年五月，偶然失误，降为副安抚去驻地。（途经五台山）僚友对我说：“夏天暑热，路远可

怕，有白云从涧底涌出直上。”僧正省奇说：“这是祥云啊。”只见白光把山映照得好像银屏，壁立不动。不一会儿，出现圆光四道，最后，出现环形摄身光一个，好象大车轮，五色灿烂，没有可以比拟的东西。不借云气，不借日光，出现在盘石之上，离我们面前不到几尺的地方。自己看见自己的身影出现在光相之内，一刻以后方才散去。僧众们互相说：“圆光在云中出现，我们已经多次瞻礼过了，可是出现在盘石之上，咫尺之间，却是从来没有见过的。”一起看的有一百多人，没有一个不是叩头礼拜，起敬信之心的。大家赞叹至诚感应，竟如此奇异。不大工夫，云散雾合，接着下起了小雨。随即与众人下台，因为急着去上任，第二天就出山了。我以为这是自己信仰诚笃所致，没有再和别人说过。以我今天所见到的光相，我相信过去张公商英所看到的圣像殊胜，灵光宝焰，也不会是妄语。我于是写信把我遇到的事告诉张公商英。张公回信说：“先前得到你的书信，说是准备去游台山，你出于至诚之心，我知道你必然会有所见。这才知道古人无量劫修行，因果不昧，这怎么可以向聋子样的俗人说呢。在我的《续传》后你可以叙述你的所见，并题诗在后面。不是拿来向人夸耀，而是要让天下人生信仰之心。这是记下与佛的缘分的意思。”于是，我把我的所见写在《续传》后面。看了的人或许对我的记载说是说非，只有等你相信了的时候你才会相信，我的话本来就是没有虚妄的。

(二)

《文殊师利菩萨赞》及《游台录》

钱盖

文殊师利菩萨赞

奉议郎守尚书刑部员外郎措置会计河

东路财用钱盖，一心归命，敬白大慈大悲大圣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⁽¹⁾：伏念盖幸生人世，忻遇好时，得男子身，六根⁽²⁾完具。偶缘世赏，获齿仕途。愧无补于事助，徒自益于过恶。而况经无量劫，造罪等恒河沙。自非夙荷于觉慈，岂免永沉于异趣⁽³⁾。用是，久虔一念，愿至五峰，澡雪其心，忏悔其咎。今者，幸缘将命，恭叩灵场。瞻万德之容仪，睹千种之光相。岂惟见所未尝见，实亦闻所未尝闻。退顾冥顽，真为容遇。既伸庆忏，谨稽首拜手而说偈言：

稽首文殊师，昔为七佛祖。尝发大悲愿，广度诸有情。念彼东北方，是为清凉境。龙神五百俱，眷属万菩萨。设化于此土，示现无量光。闻者叹希有，何况目所见。我于曩劫中，曾种种供养。今复得亲近，瞻睹异于常。念无始劫来，有尘沙数罪。一获光明相，释然尽消灭。又念诸众生，与我同体性。乘此胜妙力，离苦悉解脱。我今永归依，敬礼发弘誓。愿尽未来际，常居佛会中。一闻微妙音，即证无上道。十方虚空界，一切诸有情。但愿同我心，速悟无生忍⁽⁴⁾。

建中靖国⁽⁵⁾元年六月八日拜赞

注释：

摩诃萨：梵语摩诃萨埵之略，摩诃言大，萨埵言心或众生，有作佛大心之众生，即菩萨之通称也。

六根：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之六官也，根为能生之义，眼根对于色境而生眼识，乃至意根对于法境而生意识，故名为根。

异趣：指六道轮回中的地狱、饿鬼、畜生等。

无生忍：把心安住在不生不灭的道理上。忍就是把心安住在道理上而不再动摇的意思。

建中靖国：宋徽宗的年号。仅一年，即

1101年。

[译文]奉议郎、守尚书刑部员外郎、措置会计河东路财用钱盖，一心归依受命，敬告大慈大悲大圣文殊师利菩萨，伏念盖有幸生于人世，欣慰地遇上好时候，得到男子之身，六根完备。偶然得到尘世赏识的缘分，进入仕途。惭愧无补于佛事之助，徒然更加重自己的过恶。何况经过无量劫，造罪与恒河沙数相等。自非向来就承受着菩萨的慈悲，岂能免掉永远沉沦在异趣之中。因此我长久以来就虔诚于一念，希望能到台山五峰洗雪我的尘俗之心，忏悔诉说我的过失。现在，幸而有缘得到命令，能够恭叩灵场。瞻仰万德之容仪，目睹千种之光相。不但见所未曾见，实在也是闻所未尝闻。回顾自己的冥顽，为见到真容而庆幸所遇，已经做了庆忏，谨稽首拜手而说偈言：

稽首文殊师，昔为七佛祖。尝发大悲愿，广度诸有情。念彼东北方，是为清凉境。龙神五百俱，眷属万菩萨。设化于此土，示现无量光。闻者叹希有，何况目所见。我于曩劫中，曾种种供养，今复得亲近，瞻睹异于常。念无始劫来，有尘沙数罪。一获光明相，释然尽消灭。又念诸众生，与我同体性。乘此胜妙力，离苦悉解脱。我今永归依，敬礼发弘誓。愿尽未来际，常居佛会中。一闻微妙音，即证无上道。十方虚空界，一切诸有情。但愿同我心，速悟无生忍。

建中靖国元年六月八日拜赞

游台录 附之于右)

建中靖国元年，吴兴钱盖即将受命河东，六月从雁门移驻定襄。六月三日，经过台山真容院，当时有乐安任良弼、太原王直方同行。这天傍晚，在瑞应轩祈祷，有银灯化现在北台的西面。第二天，供养文殊菩萨真容以及诸圣像，午后，在白云之端现出文

殊菩萨真容,坐骑和侍从人等齐备。又看到金色世界,辉耀远近。这天晚上,又现金灯,大如盘盂,在亭轩前的松林梢上。六月五日,先登东台,申时后出现五色祥云,好象是宝陀罗山的形状。徐徐地现出白色直光三道,高高地直逼云天;红碧色直光二道,横贯好几里远;圆光二个,其中一个好象刚升起的太阳。又现金灯十余盏,其中一盏好象蜡炬,有很亮的光。六月六日,游北台,到中台时,烈日在天,没有云彩,未时后,诚恳祈祷,先现五色祥云无数,其间有七宝树以及宝座、芝草的形状,前面有设拜的人,冠冕衣带都很清楚,过了一会儿,白云起在真容院之上和众山间。随即在东方现圆光和金桥三道,桥上平坦而且栏杆桥柱都有。桥之上现出菩萨队列仪仗。又在云间现出华严境界,金碧宝阶,彩错灿烂,并现出蹲在地上的白金狮子,耳目形象仪态如生。因此,祈请光相到跟前来,以表信仰之心。于是,在山岩下现出圆光,有大小无数个,慢慢地又合为一个,共有三重,五种颜色,八个晕圈,中间有菩萨乘狮子像。又现圆的和直的金光,等到天黑才停止。六月七日早晨,拜请摄身光相,随即出现在中台的西面,共六、七道,另外现通身光二道以及五色圆光,数目从五个、七个到十个不等。紧接着,彩云从谷口涌起,向上直升,覆盖了整个西台,很久不散。又在云中现出金桥,以及岩下现出好几个大圆光,离众人很近,圆光上有四面喷射光焰的。大凡种种奇特,既异于常时,又且好多天晴朗无雨,全道场的人们欢喜踊跃,感叹从来没有听说过。因此,大略记录下来,其余细微之处不好展开叙述。在这之前的六月初一,离开雁门的时候,刚走到中途,已经有五色直光现在台山的北面,那就是这些天看到灵迹的预兆。回到真容院后,陈列供养作为僧人们的生活资费,致礼敬谢后离开。

台山瑞应记

江东朱弁 撰

诸佛、菩萨与阿罗汉悲悯一切世人,常常示现光影,以引导迷途之人,让他们产生信仰之心,慑服同类与异类。凡是山地胜所,神灵示现境界,有脚就能到达,有眼就能看到。因为这个因缘,所以凡是登上帝位,统治天下,居中谋划大事的人,君临天下时,诸佛、菩萨往往用慈云来覆盖它,用慧日来炫耀它,降下法雨来浸润它,让他们不忘嘱托的重任。比如天台山、五台山,朝廷都比附州郡的建制,特别配备了僧官,让他们管理僧徒。庄严的庙宇殿堂,更是佛菩萨所住之处,不可没有肃穆气象。

雁门史君,折侯彦文,刚到任时,因为有百姓在山里落草,就带人追捕,来到五台山下。与县令、县佐等官,奉香火,礼拜于文殊菩萨神像前。五香烟气,遍满空间,直往高处飘,倏忽之间,改变形状,引得人们四处回顾,眼睛眨都不敢眨一下。不管大人小孩,都有所见:五色云七个,白云六个,黑云一个,金桥三座,圆光五个。五色云中,有戴白云为冠而其中有洞的;有象圆光的;有象太阳的晕圈,五色六七层的;有象圆圆的孤立的石头,颜色苍黑而耸出的;有象鲜花上敷了粉的;有象鲜花而菩萨像出现上面的。白云中,也有菩萨端正庄严相:有奋迅奔驰好象文殊坐骑的;有象天桥,龙在上面飞的;有横光而青红黄绿相间的;有象玉石雕琢的佛冠的。黑云中,有独现狮子的。金桥,有象鲸鲵负天的,有象螭螭(彩虹)从中间斩断的,有重叠象鱼鳞一片一片的。圆光,有象玉连环的,有现出金网而光耀夺人眼目的。

史君把它们画下来,对我说:“这是我和众人能够见到的,至于其它种种变化,就

是能工巧匠也不能描摹其形态，我也说不出来，所以请你为我把这些记载下来。’我对他说：“文殊菩萨住在这山里，引导接引那些迷途之人，展示出此种方便，史君能够得到他的启示，难道没有原因吗？往古时，释迦牟尼在舍卫国全身放光，那光是金色的，围绕着祇陀园绕了七道，照得须达的居舍好象一段云彩，也是金色的。须达这个人，是佛的大施主。光明所照，先到他的房舍，完全是因为引导迷误，让人发起信仰之心，收摄化服众生的。五台山的上首僧人明崇，曾经说过：‘侯爷家世代崇奉佛教，从高曾祖父以来，就是五台山的大施主，’那么，文殊菩萨如今所示现的变化，就好象是世尊对须达一样，能不记下来吗？’我听说无尽居士（张商英）曾在元祐年间来游这座山，作《清凉传》，把各种神化变异和他亲身所看到的都记载下来。而以禅悦为务的人，或许也有挑他毛病的。我说：无尽居士，平生运持佛菩萨慈悲来济世拯物，《清凉传》叙述的是拿来化导还没有开悟的人，也是为众生设想的。因此身心无适而不可。所以就社会而言是元首，为黎民百姓所宗仰；就佛教而言是外护，成为僧人的依赖。史君能继承祖上遗风，以无尽之心为心，来报答文殊菩萨对你的开示，这是我向来所盼望的，也是我乐意写下来的。

当初，我要为史君记下他的事，还没有动手，幕府中的幕僚婉转讲了史公的恳切之心，既不能推辞，又曾经见五台山的上首僧人明崇说过：“当时，我和僧正精惠大德、麟府总制折可直和寺院僧众，确确实实跟史君一起看到，没有什么诬妄的地方。”于是我便写了下来。

皇统辛酉六月辛巳日

题五台真容院

濮阳李师圣述

梵书五顶清凉府，冬冰夏雪无炎暑。我来七月愁尽寒，何况萧萧秋作雨。信无残暑亦无寒，迥然天界精神聚。真容古基鹫峰寺，高山之麓雄今古。西方楼观缥缈间，灿然金碧莲花宇。悬崖峻岭架大木，神物所持凭险阻。金璫垂空殿檐响，森森铁凤相交舞。忆昔文殊出大宅，金刚宝窟通西土。牵牛老人饮玉泉，二子一犬为贫女。变化无方饶益情，如是西天七佛祖。重闻清凉之境界，无穷陈迹书妙语。我有诚心颇出群，瑞应神奇目亲睹。须臾光相现咫尺，玉洞金灯明可数。松杉摇空山谷中，夜寂太空隐龙虎。丹楼碧阁香案前，敬畏心生谁敢侮。从来昏迷如梦回，前三后三慎莫取。我今不作前后想，香烟稽首清凉主。

崇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焚香拜赞

后序 一)

[明]紫府真容院松溪老人文琬述

伏闻大圣度生^①，应迹无方，所现之处，无非利益。虽不局于形教，使归心有在，唯止一方。故我文殊大士，妙践真觉，廓清尘习，寂寥于万化之域，动用于一区之中，示居因位，果彻因源，不舍悲心，恒居紫府。三千世界中，有清凉之一名，万亿国中，有文殊之二号。净居梵世，服道而倾心；花藏欲天，餐风而合掌。是以统十千之众圣，伏五百之毒龙。金灯夜灿，辉煌于碧嶂之前；瑞气晓迎，闪灼于翠峰之上。奇葩天坠，岂局之于春秋；明月泉生，宁分之于晦朔。自斯，历代王臣敬礼，积著弥繁，传照百灯，相继不绝，胡可胜言？昔宋朝丞相、无尽居士天觉，梦游紫府，既至无殊，见不思议之境界，睹无穷数之神光。具奏帝闻，重加

修葺，庄产土田，倍加先帝，山门荣耀，缙侣汪洋。自此，洪岩巨壑，峭壁荒谿，古之伽蓝无不周备，可谓名高百代，道光千载。朝臣奉信，竞趣宝方，续传流通，至今无替。迄于逝金，犹存松风灵迹、诗颂歌词、《清凉》等传十有余本。近因兵革，屡遭火废，飘荡无遗。幸于河西僧法幢处，得《清凉传》一部。余钞录編集，校勘无差，访诸有缘，刻板流行。本山僧义祥者，英俊博学，崇贤好古，愍余哀恳，罄自衣盂，并诱信士，命工镂板，不日而成，祝余曰：“山门老宿，知事多矣，序述来由，续之传后。”余先劝请。今既工毕，事不获已，聊述云耳。以此洪因，祝严皇帝万岁，臣宰千秋，内宫天眷福祿遐昌，助缘施主增添寿算。法界有情同登觉岸。

注释：

大圣：指文殊菩萨。度生，超度众生。

因位：为“果位”之对称。指修行佛因之位。菩萨尚未证得佛果，在因中修行时的地位称因位。

因源：因和源是两个概念。一件事，对果来说，它是因，对未来说，它是源。《华严经·疏》四曰：“因该果海，果彻因源。”

紫府：道教传说中，神仙所居为紫府，此处指清凉山（五台山）。

三千世界：亦称三千大千世界。指由小、中、大等三种‘千世界’所成的世界。须弥山为中心，七山八海交互绕之，更以铁围山为外郭，是一小世界，这一千小世界合起来为小千世界；一千小千世界合起来为中千世界，一千中千世界合起来为大千世界。一大千世界为一佛之化境。

梵世：又作梵色界、梵世天、梵世界、梵界。指梵天所支配之世界。又“梵世”一词亦可作为色界诸天之总称，盖以此界之人已离淫欲之故，而古来于印度，离欲、清静

之行即称为梵行。

传照万灯：佛家谓传法为传灯。法脉展转相传而不绝，如灯火相续而不灭。《大般若经》卷406：“诸佛弟子凡有所说，一切皆承佛威神力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！如来为他宣说法要，与诸法性常不相违。诸佛弟子依所说法，精勤修学，证法实性，由是为他有所宣说，皆与法性能不相违，故佛所言，如灯传照。”又以佛法犹如明灯，能照破世界之冥暗，故将传法称为传灯。

逝金：指金朝。作者文琬为明朝人，故称金代为逝金，犹言过去了的金朝。

附录

洪武廿七年 六月十有九日，余与四众百十余人游台山，礼文殊化境。所睹光相圣灯千变万态，灵异叵测，乃踊跃无量，喜不自胜。真所谓旷劫尘劳，一时顿尽矣。游览之间，偶遇宝峰金禅者，亦淳厚人也，就于清凉古刹罄舍衣资，接纳游礼缙素，三载如初，四事之需，无所乏少，实佛门中苦行兴福僧也。余甚佳之。一日，炷香作礼曰：“此山乃大圣所居，师幸特来瞻礼，可谓千载之难逢也。自古游观之士，率多王臣贵族，硕德大儒，咸有诗偈发挥圣迹。请师一言，赞咏圣境及策发余怀，不亦可乎？”余曰：“大圣境界，以虚空为口，须弥为舌，尚不能赞其万分之一。况大圣不思议境界，知识岂能到乎？”辞不获已，遂书拙偈，以塞其请云：

上人 觐礼曼殊叟，亲闻震地金毛吼。胸次狐疑悉荡绝，日午面南看北斗。五峰森耸侵天长，俯视众刹如铺张。大地山河作金色，树林池沼腾辉光。宝剑倚天寒，圣凡情尽扫。五百圣贤僧，当下离烦恼。靠倒释迦老子，掀翻居士净名，释迦分疏不下，居士饮气吞声。刹活纵情出思议，逆行顺化超常

情。刀山与瑶舍,常谈四谛轮。耳根塞却方真闻,大智洞明非外得。屠沽负贩皆玄门,道人拟欲重相见,翻身拶倒光明殿。顶门眼正没嫌猜,佛头佛头全体现。从此游遍诸佛刹,于诸佛所闻妙法。一一三昧得总持,利他自利原无乏。

崇善住山雁门野衲了庵性彻(洞然)书于台山青凉石上

注释:

洪武:明太祖朱元璋年号。二十七年为公元1394年。

四众:四众有多种指称:一、佛说法时听法四众:发起众、当机众、影响众、结缘众。二、僧俗四众: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。三、出家四众:比丘、比丘尼、沙弥、沙弥尼。此处统指僧人。

缁素:缁谓黑衣,僧人所服;素为白衣,俗人所服。缁素合称指僧俗。

四事:衣服、饮食、卧具、汤药或房舍、衣服、饮食、汤药。

须弥:即须弥山。释迦牟尼曾在此说法传教。

上人:佛家称“内有德智,外有胜行在人之上”的人。后多用作对和尚的尊称。此处指金禅师。

净名:即维摩诘菩萨。

跋

[清] 蒋清翊

释慧祥《清凉传》,见宋史志。《广传》、《续传》,则史志及诸家藏书志俱不著录。杭州何梦华(元锡)得之,示阮文达。文达缮录进呈,世乃知有此书。第天府卷轴,既非草茅能窥,阮氏文选楼书又毁于火,藏书家以不见为憾。闻此书原本,今藏归安陆氏皕

宋楼·武陵赵君伯藏(于密)为居闲得借读,纸脆殆不可触。内佚《广传》中卷。清翊恐其日就湮没,方录付梓。颇以佚卷为憾。适钱塘丁氏正修堂藏有钞本,则佚卷存焉。亟合梓之,甫成全璧。钞本讹字颇多,然无可校正,姑仍其旧。忆咸丰、同治间游迹,淹留太原,距台山仅数百里,尘鞅牵绊,竟未游礼灵峰。今筋力日衰,息影东南,五顶云山,无因投迹。香火缘慳,抚书慨叹。光绪十年甲申十月吴县蒋清翊字敬臣识。

注释:

阮文达(1764—1849):清代学者,字伯元,号芸台。江苏仪征人。卒谥文达。乾隆进士。官湖广、两广、云贵总督,体仁阁大学士。曾在杭州创立“诂经精舍”,广州创立“学海堂”,提倡朴学。藏书楼为“文选楼”。主编《经籍纂诂》,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,汇刻《皇清经解》等。有《擘经室集》。

天府卷轴:指朝廷秘藏图籍。

皕宋楼:清末浙江吴兴陆心源藏书楼名。收藏多为宋、元旧刻本、旧抄本。“皕宋”,意谓二百种宋刻。